

墨池瑣錄

楊慎撰

中華書局

此據函海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墨池瑣錄序

余嘗于新都趙氏獲觀升菴在漢寄楊夫人家書。不知真僞。其字體半倣子昂而近弱。今讀墨池瑣錄。所論書法。具抑顏魯公米芾。而推趙孟頫爲得晉人法。則其景行可知矣。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未可以爲詬病也。本二卷。在汪鹿園家。見原本四卷。其二卷。蓋焦竑所併也。羅江李嗣元雨村撰。

墨池瑣錄卷一

明 成都楊 慎撰 綿州 李調元校定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亦可爲歐之闡幽也

倪正父云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

一本作元章

多曳筆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齒序耳鄧書太枯鮮于太俗豈能及子昂萬一耶文靖他日又曰魏晉以來善書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吳興趙公之書冠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此評始爲的論

鄭子經云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

黃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爲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龍草書每草書盤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尙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

鄭子經論張卽之陳謫之書曰速無爲所染如深焉雖廬扁無所容其鑿矣然則其自知耶知則不爲此論足以砭俗

書法之壞自顏真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

正如交手並脚。田舍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大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真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逮。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米元章目柳公權書爲惡札。如元秘塔銘。誠中其譏。若陰符經序。昔人評爲柳書第一。實有晉韻。下此則馮宿碑。亞於廣堂碑。非元秘塔銘可同日觀也。紫絲轂帖亦佳。比之顏。當出其上。而世未有信予此說者。何所見之不同乎。

劉正夫云。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王羲之筆勢圖云。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用。用墨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沒。毛弱無勢。

歐陽詢云。虛拳直腕。指掌齊空。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神彩。太濃則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懷素與鄧彤爲友。嘗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教彤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吾觀夏雲多奇峰。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林。驚蛇入草。又遇折盤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溜雨痕。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矣。

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如壁坼。如屋漏。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綰秋蛇爲文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姜

堯章之所不取也。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

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趙子固云：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入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丁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朴，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甌柔氣，蓋骨格者，書法之祖也。能度者，書法之餘也，甌柔之喻，謂少態度耳。

鍾紹京云：智永硯成曰：迺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陶貞白云：右軍臨鍾跡，勝其自運。山谷云：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予觀此論，所謂強中自有強中手，天下元無第一人，信矣。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二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李萃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紉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皆三昧也。

米元章云：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草不兼真，始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理。譬之良馬，聲轡縱送，不爾蹶矣。古稱鍾繇隸奇，張芝草聖，孫過庭遂疑其偏，不知乃似孟子不言易而善用易也。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真務檢而便，此四訣者，可謂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姜白石云：真多用摺，草多用轉，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摺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又曰：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草書尤忌橫直分明，多則字有枯蘄束葦之狀，而無蕭散簡遠之氣。

先太師公學蕭子雲出師頌，李文正公嘗云：石齋書真是簡遠，但急疾時所書，無乃太簡乎？先公笑曰：夫何遠之有？翰苑相傳，以爲善謔。

王延之曰：勿欺數行尺牘，卽表三種人身，言其難工也。

孫虔禮云：書字有五乖，五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予嘗以其言舉似文徵仲曰：古人多以酒生思，而此乃遣之。徵仲笑曰：予不能飲，此言似爲予設。

薄紹之嘗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略無其比。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娼，塗抹膏紅，反令人贈金鍼眉也。

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懷瓘論書法云。射一作空玲瓏。謂如烟成識。行草用筆。不依先後。舉筆亦然。

江總云。懷素授毫掣電。隨手萬變。

山谷曰。三代之鼎彝。字畫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必托於能者。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卑見淺聞者病也。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蓋王右軍亦云爾。又曰。周秦古器銘。智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真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又曰。李龍眠得金銅戟於市。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元度。僧夢英。皆妄作耳。又曰。草書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又曰。大王昨遂不奉深恨帖。有秦漢篆。姜夔云。真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合黃與姜之言。觀之學書者。必先乎此。所謂乘槎直入斗牛宮。不但窮河源而已。不然。是弄潢池而承檣雷。豈有驚人之波瀾耶。一作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

索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概筆多而意不足。觀祕閣續帖中月儀帖可見。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

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薺枝也。

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然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楊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論。詩云：碩人其頤，左傳云：美而黠，長大也。漢書載昭君豐容靚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黠。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

張長史千字文數字，四明屠直卿家藏古帖有之。又有蘇才翁所補，亦怪逸可喜云。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勁易而圓難也。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著高於越多矣。王著成都人，宋初爲侍書，今之智永千文，著所補也，亦可亂真，無跡可尋。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爲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與和靖傳神矣。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札，然勢亦窮。此似仲田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書評黃庭堅爲描字，亦是好勝遇敵也。

徐浩云：虞得王之筋，褚得王之肉，歐得王之骨。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健也。帶翟備色，而翮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翟翟，書之鳳凰，非右軍而誰。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其言似誇，然確論也。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糲。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奔奔。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語言求覓也。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鈎之敏。其書見草書山碑劉曜人。但知其犂肉。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其書見草書山碑又有能書而名姓不著者。後漢錦車馮夫人。名嫫。善史書。僅見西域傳。張伯高以書酣身。名亞皇象。僅見于抱朴子。曹蜚。李志。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其人不足稱耳。北朝有沈含驛。附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真永草者。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預草也胡英。李邕齊名鄧彤。團素之師武盡禮。寧照寺鐘銘賀蘭敏之。法門寺碑房璘。裴品氏。崇徽公主。僅見金石集。古諸錄。張譔與王維齊名。雅善小王書。苑成工梵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者。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宋有秦子明。榮咨道。皆蜀人。山谷之友高述。潘岐。東坡門客僧傳姓名。其餘不傳者。又何限也。智果心成頌。草精一字。功歸自得。益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張懷瓘云。臨訪古帖。毫髮精研。隨手變化。得魚忘筌。晦翁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拙。皆得書訣之妙。李嗣真云。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凌波神女。榮咨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續書品云。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篇。三分畫。五分字。曹娥碑。五分畫。四分字。

草書有側無分，有直無橫。

山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轍絕塵，曲盡書法矣。慕田丙舍，其鍾元常之懿乎？霜寒阮生，其王右軍之奧乎？李陽水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無是過也。

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劉靜能曰：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庚、謝、蕭、阮守法而法在，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爲黃、米，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而至張卽之，怪誕百出，書怪極矣，不有子昂，誰能回瀾乎？

袁昂曰：鍾繇之書，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梁武帝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申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盡書勢，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如人露筋骨，是乃病也。夫良工埋材，斤斧無跡。今童蒙書有稜角，豈無謂哉？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

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得形體，不若得筆法。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也。世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婉媚，惟

見隸萃委曲學薄紹之者不得其批奸淵微徒似其經營險急所謂醜女效顰見者必走也

宋世集帖傳於今者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摸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徽堂帖

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秘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梁人書奇勁未之目也皇象

天籟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

微下當有心字

解大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鍾繇書如公孫碩膚赤舄凡凡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天天智永瑤臺碑
鶴高標出羣虞世南如重華在位被袵鼓琴歐陽詢秋霄健翮峭壁雙清褚遂良拔沙揀金薛少保寒機
夜織顏真卿五丁盤路柳公權一夫當關張長史風回電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臺映日花木逢
春徐會稽怒猊渴驥藏稜出力坡谷言難張從申有人木七分之氣吾聞之子山云米南宮奇逸超邁烟
雲卷舒黃山谷清圓妙麗引繩貫珠蘇東坡豐腴悅澤純綿裹鐵蔡端明方正嚴重士偶蒙全趙文敏神
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康里子山雄劍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卞莊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鵬搏九萬
須仗扶搖宋仲珩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字孟舉新安人署書冠冕莊重俞紫芝名和字子中同臨
摹子夫擅龍杜叔循名環廣人真書清風蘭雪胡子申名布江人珊瑚碧樹頗謝琮瑋揭平名福江人豐蛟得雨
秋鷹入雲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爲士偶蒙金殊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又謂宋
仲珩爲神彩已具似以未成少之亦非也本朝書當以宋克爲第一仲珩卽次之方遜志評之已定矣胡
杜揭豈能及哉

今之笑學書者曰。君學義獻。義獻當年學誰。予詰之曰。爲此言者。非惟不知書。亦不知古今矣。義獻學鍾索。鍾索學章草。章草本分隸。分隸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遞相祖述。豈謂無師邪。今不屑步鍾索。義獻之後塵。乃甘心爲項羽。史宏肇之高第。果何見邪。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爲極致。宋潛溪跋張旭書酒德頌真迹云。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予嘗見其千文數字。信然。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積彩奮發。論硯之佳。曰。秀潤玉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弗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善書者知之。

墨池瑣錄卷二

五代史補云郭忠恕工篆籀嘗有人於龍門得鳥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如宿習余按河津伊闕俱有龍門此跡不知在否好古者試一求之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子孫世精其法至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即可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陳氏遂與常筆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此事見墨戲信乎如來三昧菩薩不知也

金張天錫君用號錦溪嘗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漢則章帝史游張芝崔瑗崔寔蔡瑛王瞻羅暉張超趙襲張越徐幹魏則曹孟德少帝髦曹植韋誕虞林劉廙杜畿衛凱蜀則諸葛亮吳則皇象賀邵晉則成帝司馬攸何曾衛瓘衛恒韋昶杜預張華稽康張翰李式劉瓛之索靖王允之王導王恬王羲之王徽之王珣王戎桓溫張翼王浚王詢許靜民王洽王敦王述王衍紀瞻王邵王循蔡克王曇獻之王濛王徽之王渾王戎桓溫張翼王浚王詢許靜民王洽王敦王述王衍紀瞻王邵王循蔡克王曇獻之王濛沈嘉陸機陸雲溫放謝敷謝尚庾思遠劉伶謝萬前趙則劉聰劉曜後魏則崔景伯崔浩崔悅王世弼李思弼劉懋劉仁之庾道裴敬憲宋則劉裕太宗謝靈運孔琳之薄紹之范曄羊諮王敬和邱道謙張茂度盧循沈約裴松之賀道力羊欣南齊則蕭道成源楷之劉泚褚淵江夏王鋒蕭慨王僧虔王志王慈引張

融、北齊則張景仁、趙仲將、眺、梁則武帝、克、任昉、傅昭、蕭子雲、劉孝綽、丁悅、蕭思話、陶宏景、孔敬通、蕭確、朱異、周宏讓、阮研、庾肩吾、陳則始興王、永陽王、江總、庾綽、沈君理、袁憲、毛嘉、鄭仲、陳遠、顧野王、蔡景歷、王彬、王公幹、蔡凝、伏知道、劉顥、陳伯智、蔡澄、陸績、後周則元禮、王褒、隋則煬帝、智永、智果、房彥謙、竇慶、唐則太宗、高宗、則天、歐陽詢、薛稷、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鄒彤、楊師道、魏叔瑜、李懷琳、杜審言、張旭、李白、賀知章、孫過庭、王知微、白居易、史麟、杜牧、裴行儉、張懷瓘、鍾紹京、王紹宗、裴說、韋斌、李德裕、吳道元、張禪、李嗣林、陳顏、真卿、柳公權、鄭虔、宋令文、魏元忠、元希聲、張志和、韓愈、盧知猷、蕭儉、韓愈、王奐之、王承規、衛秀、洪元、齊魏、韓偓、韓滉、景融、周義、李潛、張仲謀、裴素、胡季良、鍾離權、徐嶠之、章孝規、張廷範、蕭遵、并釋九人、懷素、懷仁、高閑、亞栖、雪光、景雲、貫休、夢龜、文楚也、五代則杜荀鶴、薛存貴、楊凝式、宋則錢俶、蘇舜元、蘇舜欽、蘇軾、黃庭堅、米芾、杜衍、蔡襄、周越、石蒼舒、鍾離景伯、金則王競、高士談、任詢、党世傑、趙風、王庭筠、趙秉文、史公亦、王仲九、張瑞璽、王萬慶、閑、居士趙秉文爲之序曰、草書尙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其美、自茲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閑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閑中之一樂也、初、明昌間、翰林學士承旨、黨文獻公始集數千條、修撰黃華王公又附益之、兵火散落、不可復見、今河中大慶關機察張公君用、類以成韻、摺撫殆盡、用意勤矣、將板行、以與士大夫共之、竊以謂通經學道、不也、書一藝耳、然非高人勝士、胸中、凡世有數百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不能造微入妙、君用素工書、故能成此、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

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蜀郎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鈎，茅山碑云：管寧銀鈎之敏是也。唐朱放詩：瓊樹相思何日到，銀鈎數字莫爲難。

書家作字省文之例，如鳳皇連寫，鳳但作皇，鶯央廟郎亦然。其例起于六書，建類主聲，轉注爲義也。如弋字从一，數也从弋，聲也。而式弋之字，皆从弋，弋非聲也。以弋爲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爲注。鳳从鳥，義也。从凡，聲也。而鳳字亦从凡，凡非聲也。以鳳爲建類，此於字學末之末者，人多習之而不察耳。方遜志先生評書云：趙子昂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伯幾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韻頗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驕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度險，不勦氣力，雖若不可蹤跡，而不馳驟，必合程度。又曰：子昂妙在行草，奔奔得晉人韻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最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乏者，沉著不足。又題褚遂良書唐太宗哀冊墨蹟云：古人所爲，皆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夫書六藝之一，大儒未嘗不留心。

處州松陽永寧觀碑，李邕書。傳云：集法善修此觀，欲求邕書，隔遠不至，乃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蓋神異其事云爾。此碑予曾見其拓本，信爲超絕。或者因傳之與碧落碑事相類。

有人問莊孔陽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陽曰：熟到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爲知言。

南唐昇元帖，以置紙摹榻李廷珪墨拂之爲絕品。賈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卽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爲第二品。濃墨本爲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然今皆不可復見矣。

書札於德性相關。朱子嘗云：卽子雲所謂心畫也。漢司隸楊厥碑，遷通石門，遷字洪适，亦不識爲何字。愚按：遷卽鑿字也。鑿省作遷，又作遷者，以近代飛如匪作通，匹作迓，匪作迓，陋作陋，謂之隸變。古有此例，干祿字書可考。洪适蓋以六書求之而不得，所謂知常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爲遷。蓋師法古而結體密，源流遠而意氣深，乃爲法書。若確守六書，古人謂之氍毹氣。東坡所云鸚鵡之學止數言，山谷所謂蝦蟇之禪惟一跳也，若左纏右繞，信手隨心，而自號曰草書，又近於東海之流弊矣。書雖一藝，亦不易哉。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爲第一，其融液屈折，杜徐妍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籍。三郎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唐僧貫休，王篆隸，荊州守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此言最中理。登壇而授，言如人之登高，已至壇上之人，一舉手援之而已，未加苦功，而欲求捷法，譬如坐井中而求援，壇上焉有此理耶？李頎時張謹詩：小王破體成支策，人皆不解破體爲何語。按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